

穆

堂

初

稿

穆堂初稿卷之三十三

臨川 李 紱 巨來

序三

榕村文集目錄序

文與道無二也孔子畏於匡以斯文自任斯文也卽斯道也子貢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豈文與道二耶旣曰言何不可聞之有蓋子貢親受無言之訓聖不言而無行不與天不言而時行物生其不言者皆其言性與天道者也故曰不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所得聞者文章而已文

章卽道之發見焉耳後世雕章繪句之文始與道二又其甚者或至破道則不得復謂之文矣座王安溪公榕村先生早歲志道沈潛卷籍而自得於心箋疏六經各自成書學者翕然師宗之莫不曰安溪先生今之程朱也顧道足於中氣盛而化神情深而文明偶爲詩古文固先生之道也康熙十九年先生奉

勅進所作文字因進讀書筆錄及論學之文自爲之序推尊

聖祖皇帝繼五百年聖人之統蓋隱然以伊萊望散自居故爲文必衷於道而非末世雕章繪句之文所可及其又可

以文字目之哉今先生捐館閣十餘年於茲論道釋經

之作流布海內惟詩古文未有別集嗣孫侍講清菴始
彙而刻之屬綴校其卷帙循諷卒業喟然而嘆道德之
腴充乎其中經史之華發乎其外於孟韓爲具體而旁
及於歐曾讀之者可因以想見先生之文章卽可以想
見先生之言性與天道斯文其不在茲矣乎近世學者
道不足而強言之無惑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卽夫子之文章亦不可得而聞矣編校之餘姑識
其所見如此

大學士高安朱公壽詩序

吾鄉爲理學奧區自宋以來周子四官於江西最後愛

廬山遂家焉以濂名其溪二程子受周子之學於南安
明道又廬陵壻也朱子知南康軍修復白鹿書院學者
多興起而象山陸子奮乎金谿兄弟互相師友以躬行
心得爲學以閒議論爲戒流屈所被至今江西學者敦
踐履闇然自修未嘗斷斷於章句口耳號召徒衆以樹
講學之虛名

國家崇重理學眞儒迭出若孫夏峰黃黎洲李二曲諸先
生竝能窺尋此意爲躬行之學而吾鄉尤盛湯惕菴謝
秋水彭躬菴宋白石千達士諸先生皆是也其在公卿
間吾得二人焉曰睢州湯公安溪李公今乃於吾鄉得

大學士高安朱公所謂躬行心得爲眞理學而不務講學之虛名者也公天資高朗銖視金玉塵視軒冕世俗嗜好無一足以入其心其於聖賢之學則性而安焉顧未嘗以此自矜亦未嘗以此語人也在庠序則爲名諸生舉鄉試則爲名解元入史館爲名翰林出宰百里入司部曹爲名郎官督學爲名學使尹奉天巡撫浙江爲名封疆大臣長憲臺陟冢宰晉總百揆兼掌邦政爲名公卿人第見其所至皆有名而不能名其爲眞理學也夫眞儒之學大德不官大道不器隨在可以有名其實之全者不專在於是如視日然精精似青翼翼似黑元

元似赤果果似白煌煌似黃五色咸備非專有所主蓋
縣象而明自著未嘗自矜一色也陸子謂古人言皆實
言行皆實行言論未形事實先著名非其所居而天下
亦莫能名之雖然今天下莫能以一德名公而

聖天子則知之矣前歲

京察公卿自陳多奉

溫旨而重名敦行之褒則惟公一人名者實之賓也知其實
乃知其名公之實敦行是也惟重名故敦行惟敦行名
乃益實此誠非斷斷於口耳章句間以樹講學之名者
所能及公且歛然不自滿篤學而不已今歲壽躋七十

曾不知老之將至也同鄉人士爲

京朝官者咸爲詩誨頌公壽屬余序其首簡吾鄉風雅方
盛必有能言公之德之實者而吾僭以一言奉公曰公
固不講學之理學各儒也吾鄉實學年來稍衰自公而
復昌此千秋之壽非一時之名其庶幾得公之實乎或
謂公受

兩朝殊知當宁倚毗甚重公圖報甚切固將壽國壽民不徒爲
吾鄉學術取重不知理學之實正所以壽國壽民之本
也試質之於公果以予言爲然則請進一觴使童子歌
吾鄉人士詩章伯焉其亦有以樂於斯歟

旌烈錄序

余讀洛南薛烈婦旌烈錄不禁重欷而歎歎也有國家者運世無本致盜賊橫行戕其公卿大夫之家俾其婦女以節烈見則其世可知矣明之晚季神宗嬪嬙貪吏布列中外而國猶少延者貪吏蓋孟獻子所謂盜臣也盜臣之禍有及有不及故猶得少延也比礦使出而後有聚斂之臣至於崇禎之時以嚴酷之法行聚斂之政十六年中殺七總督十一巡撫其取於民增練餉增東餉甚至借徵來歲稅糧爲千古所未聞民人愁怨鬱爲水旱由是流寇盈天下蓄害竝至而明亡矣其時婦女

之戕於賊者所至以千百計其以節烈著者亦莫能悉
數禍之烈若此聚斂之臣甚於盜臣豈不信哉我
國家深仁厚澤蠲租賜卹無虛歲民氣和樂閭閻不見兵
革近者五十餘年久者垂百年矣婦女無流離之禍而
褒崇節烈且及於勝國蓋讀旌烈錄而後知

本朝之功德如天之覆地之載高厚而無窮也烈婦兄公
之孫檢討邇來請序因題其首簡爲往事悲爲生今者
幸焉烈婦姓邵氏明遼東經畧薛公諱國用之子婦也
罵流賊寸磔死事具編修汪君所爲傳不復著云

徐畫堂侍講八十壽詩序

今

皇上嗣登寶位圖任舊人共政凡起用正卿四人亞卿九人
京堂翰林詹事又十數人謫劣如予亦由閒廢起任戶
部侍郎蒼顏華髮旅進於

朝蓋皆年踰六七十而蝶園畫堂兩徐先生則年踰八十
矣乾隆元年除夕爲畫堂先生誕辰實八十有一今世
所謂蒲旬者也同官者競作爲詩詞美德祝壽或有爲
先生惜者謂諸耆舊老成雖嘗閒住然皆敬列中外畧
見於設施惟畫堂先生以翰林家食垂二十年今始見
知於

聖王雖耳目聰明血氣和平已非復宜力之時若使膂力方剛經營四方其設施宜何如余獨以爲不然天之降材殊其所以用之者亦必因其材而先後之或以道德或以政事政事宜在疆盛之年道德必成於晚歲道德之蘊見於經術古之經師皆耄年而後用張蒼爲秦柱下史伏勝爲秦博士皆不盡其學至漢始顯著已踰百歲勝亦踰九十武帝安居蒲裊輪迎申公亦八十餘蓋年彌高德彌劭而經學亦愈浹洽融液氣和識定大適於用也今

國家開局纂修三禮在經學最爲繁重而兩徐先生竝膺

其任則天之生材與

國家之所以用材皆當乎時而不可易烏所庸致惜乎且
遇之晚者年必永後魏太武時居虵侯羅結年百七歲
爲長秋卿至百一十始聽歸老賜大甯東川以爲居業
朝廷有大事騎馬詢訪壽至百四十餘歲今稱觴朋舊
齒皆後於先生他日倘得見騎馬詢事之盛更爲先生
進一觥焉豈不快哉

典例全編序

唐虞夏商之制遠矣周監二代以爲周禮後世行者難
之魏李悝作法經六篇蕭何定漢律益爲九後稍增至
六十篇至唐而大備律之所由昉也先儒稱唐萬日張
三代而下制度之善無若唐故宋元明頗因之唐令三
十篇南豐曾鞏序云以常員定職官之任以府衛設師
徒之備以口分永業爲授田之法以租庸調爲斂財役
民之制蓋後世會典所由昉也宋天聖中詔修唐令參
以今制爲天聖編勅三十卷慶元增定總二百五十六
卷丞相京鏜等表云建隆以來世有編勅每修定號爲

新書其有續降指揮謂之後勅以待修入則後世例之所由昉也

國朝龍興頗監前代有會典有律有例制度詳明科條盡一恭深得唐虞三代之遺意而奄有漢唐以來之善政矣顧律繫於典而例生於律本末源流相爲首尾自

列聖相傳遞有損益例日益繁會典日以更張於是律旣單行例仍別輯讀會典者以爲某事當如是而不知例之已改是得本而遺末也覽新例者謂某事當如是而不見會典莫識事所由起是源流而忘源也且律例特會典之一端專以爲處分讞決之用而會典所載兵農禮

樂齊治均平之大經大法部院寺監之職守咸在非律
例所得而及也今會典板藏於禮部購者頗艱坊間所
行惟律例耳是使士大夫所講切者明於小闇於大詳
於外畧於內豈朝廷所以綜官方練吏事教育人材之
至意也哉今歲坊人始合三書刻之以會典爲主而律
例以類繫焉官司之職守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法令
之損益若燭照數計燦然而無疑其爲功於士大夫非
淺鮮也

國家用人中外數歷載在編者通籍諸君子咸有責焉若
讀書有志利見之士旣稽於古必習於今維典與例亦

辨業所必及是書也出吾知懷金而問價者此相錯踵
相接矣屬來請序遂書而歸之

在山集序

吾鄉人物見於史傳者始徐孺子其以文章成集傳世者首陶靖節先生皆超然物表異乎世之修飾於塵垢摺拾於糠粃以干衆譽而取榮名於時者蓋西江山水清激奇峭危峰駛溪幽澱巘截故鍾於人清修而絕俗眎他境爲特多也宋歐陽曾王元處揭明楊解諸公始以臺閣文爲天下所宗然當時山澤之癯如四洪二謝何太虛聶東軒劉仲修諸人爭競爲奇秀不少衰焉今國家文治方隆文章如慶雲爛然九霄之上吾鄉作者獨在山林若程山易堂髣髴諸君子莫不揚其清風鬱爲

高文與昔之賢者後先相望豈孺子靖節之澤遠於歐
王耶抑難進而易退多窮而少達山川之氣實使然耶
師山先生有道而甚文於先君子爲僚壻余束髮從遊
略年輩下交垂二十年既余謬登第通籍於

朝先生潦倒山林尙如故顧其詩古文實卓然可傳於後
無疑裒而集之名以在山所謂君子之難進而多窮者
歟余於歐曾諸公既無能爲役迴念十年前從先生文
讌追逐山水間或雨暝風榭擘箋濡瀚相與淋漓而酣
嬉者逸如隔世長安邸舍悵然遠想輒題數言附簡端
方思獻酬隴騰笑豈能爲先生重哉然則覽者因其

地論其世知西江之文在山與在朝有反覆勝者斯集
其未可少乎

天放軒詩序

歲己丑備菴邱君與余同成進士學習史館念太夫人
春秋高日夜謀請急不得積思致疾三年學成授史職
亟請乃得歸明年

天子以侍從諸臣地分清切不當輒請假於是在籍者咸聽
以品官閒住備菴卹然念

國恩未有所報塞然頗喜得自遂其私將構一軒名以天
放爲終養計遊於楚以謀山資旣念諸郎計偕沿流逕
吳北達都下笑謂余曰吾欲自放於寬閒之野久矣今
無意而得此豈非天哉道途得詩一編皆敘天所以放

聞之意軒未成姑以名吾詩子爲我序余聽然曰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夫出而事君入而事親人情也事吾親乃遂不得事吾君其果放也耶旣而蹙然自念乞假以來違子舍又五年欲追君之清塵相羊消搖不易得也君之天獨異於吾之天乎或者曰吾不以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頽然以聽天鬻天鬻也者天食也其果有異於天放者哉君且以爲何如耶

隱遇堂集序

王傳巖選唐宋六家文集宋凡四家而江西得其三江
西詩古文實亦無踰於歐陽王曾三先生者故廬陵臨
川南豐之學源遠流長不同於他邑而南豐僻在深山
學古之士尤篤能不失高曾之矩矱余所及交若梁丈
質人湯丈碩人尤所謂魁艾者宿也碩人尊甫惕菴先
生以有明名進士杜門講學爲海內所宗碩人守其家
法亦棄去舉子業爲詩歌古文辭才思風發泉湧千詩
百賦以敏捷擅場或頗以昌黎之所以苦崔侯者疑之
又生平好遊足跡半天下所至名公卿折節爲布衣交

其爲文亦頗以牽率應酬稍貶其格律然耄而好學年垂八十下筆纚纚不少休尙如少壯人則信乎其腹充而筆健非尋常之所能及也假令如楊菴先生杜門講學并壹其心力其所詣豈可測哉梁文所著懷葛堂集已行於世今隨遇堂集復裒然成編信乎南豐古學之盛抑又余臨川與廬陵所望而瞠乎後焉者也

秋山近草後序

自立功立言並列不朽循吏文苑之傳末乃益以分非
意有所擇亦降才爾殊莫能併而取之是以龔黃卓魯
文采不表見於後世而文人才士實用益渺楊盈川以
嚴酷見非朱延清以獷險盈惡甚哉併取之難也昔言
游氏在文學之科其爲武城乃有弦歌之美此又何說
焉子游吳人也余嘗過吳彬彬者所在多有果皆學道
愛人者乎張公韋齋先生生於吳之東仕於吳之西吾
遨遊兩江間獲公知也久故知公也亦深登高而賦則
風雅之伯分符而理則慈惠之師覽是集者亦可覆而

知也庶幾奄有雙美者歟昨歲爲民請命棄其官以歸士民伏

闕請留不得謀所以寄其留之之意卽篋得是編皆公居秋山時前後所爲詩凡數百篇聚而梓之屬某檢其次公操筦千言爛然盈紙勤政之餘失亡過半此何足以測公而因是得以攷見數年來噢咻焦勞之概是不可廢也古人去官時往往畫像是集之刻其於畫像也深矣公居官時似子賤去官似淵明第不識彈琴者亦曾咏歌否而八十日彭澤措注復何似焉公有功於永新甚大所著言甚高旣去而人思之如此世亦有所立如

是者乎年甫彊足爲天下恃賴不獨一永新篡輯之餘
漫廼簡末有力者見之如斯人者宜何所置之也

梁茂山詩序

南條之山由黔中來至庾嶺始大分去爲吳楚閩越北數千里其得氣之初者嶺以南爲廣東嶺以北爲江西南方文章嘗倡先於二地唐南方之文始張文獻公嶺以南也宋始歐陽文忠公嶺以北也廣東人士之京師必逕江西故嶺南北聲氣嘗相應和嶺南以詩古文世其家者尤稱梁氏自文康公以相業起家公實比部馳驅七子間

本朝藥亭翰林爲嶺南三家之一其他以集行者尙多余同年茂山幼工舉子業尤好爲詩溫麗綿密能世其家

學今歲謁選得山西平陸刻其詩數卷屬爲序或頗嫌
茂山才應館閣乃去令僻縣余謂令故不惡也潘懷縣
陸浚儀並以令爲晉名人茂山三年報政且還

朝列侍從與名公卿賡颺鳴

國家之盛振梁氏之世緒張嶺南一軍余放廢將歸伏處
嶺以北山林咏歌猶能與君相應和不徒作壁上觀也

昌詩堂草序

詩所以道性情國風小雅是已清廟明堂之奏若大雅
三頌所陳不專以發抒性情願其思哀思敬則含性情
亦無以爲鋪陳之本自楚騷樂府以降古今體不一變
本而加厲乃有橫空硬語踵事而增華乃溢爲天葩奇
芬要以極詩之致以曲暢其性情焉耳唐白香山務爲
真率宋邵康節一於沖淡若無意於詩而流傳不衰則
性情真也滇中李錫公先生由鄉舉一試教職還歸好
爲詩以昌詩名其堂其性情有非流俗所能測者歲丁
酉余典雲南鄉試力求學古士拔先生子堯疇列第二

因得讀昌詩堂草真率而冲淡在白與邵之間其真能
言其性情者歟雖然昌黎之稱貞曜也曰執不猗出不
訾卒不施非徒言其窮而已蓋謂萃其全力以注於詩
乃能昌也渙自盛覽賦心不傳唐宋阻聲教詩不昌甚
久今列郡縣近五百歲其昌之會乎先生誠萃全力注
之以爲學者倡則豈直國風小雅之遺雖清廟明堂之
奏豈能舍西南之音也哉

鴻雪集句序

集句始盛於荆國王文公清江孔毅父尤好爲之至文
文山而極三君子者皆江右人蓋吾鄉文章至宋而最
盛雖小小者猶足以含跨天下而今乃不逮於古可歎
也族兄覆如負才蘊學試於禮部三薦而不售吟諷之
餘選句爲詩摠金石以諧韶韶收雜組而成錦繡荆國
之恢奇毅父之流利文山之沉壯殆奄有之真奇俊哉
今

聖天子右文廣取士之途慎持衡之任顧猶有負材不遇如
吾兄者可以知

國家培養之深天地生才之盛而有斯文之責者不可不兢兢加意也雖然士之取效也遲則收名也遠羈旅八年南宮三黜而發之臺翰雍容掄揚無怨尤意他日鋪張揚厲之選宜必由之而吾鄉之盛庶幾沛然而復於古者不亦在兄矣乎試梓是編以質於同好其亦河漢余言否耶

京邸倡和詩序

國家三年一舉進士科又選其尤者改授翰林院庶吉士立之師而課之其未被選者亦

命翰林官爲師設館教習歲辛丑江西成進士者十有四人授庶吉士者四念館課稀濶私爲會廁切爲詩古文詞明年諸進士在館者先後謁告暫歸惟鄧生牧在附於四人者之會以予與萬編修字兆嘗從事於辛丑試事因以所課來相商權予二人遠喜五人之勤有以仰副國家棧樸菁莪之雅化也間和其所作以鼓舞其盛氣而萬編修令弟鳴嘉與予族兄覆如並同在邸寓余生棟

則以下第居予寓齋予方被放永定河無他事每歸自
河干值花月佳候風雨晦夕市蔬果小集縱論文藝酒
數行賦詩而退古文詞則分題歸撰俟再集而會閱之
湯編修以安聞而稱善願與約於是每集凡十有一人
人止於同里當世之能詩文者不與焉事始於館課卽
同里之先達與同學而親比者猶未與焉非如世之操
敦槃競壇坫者相標榜以爭名稱也始五月止九月篇
帙頗繁先取會日所課詩葺鈔爲一編刻之而敘其緣
起如此嗚呼江西詩古文自歐曾王黃以來若益國誠
齋下逮虞揭比於春秋有晉世王夏盟者也明之中葉

漸以不競宋號先楚黃池讓吳陵遲至今而極失霸久
矣諸君子有能追晉強而洒其恥者乎草次之遇未足
以謝前烈也

徵事令序

東漢賈景伯有酒令九篇今不傳於世劉貢父云唐人飲酒喜以令爲罰今人以絲管歌謳爲令卽白傳所謂醉糊欄衫抱小令是也其舉故事物色爲令卽昌黎所謂令徵前事爲也顧歌管於文場傷雅摩詰鬱輪袍終身用爲警譬則莫良於徵事矣詩文雅集家庭燕私每舉一端施於酒底凝思者無諱受爵者無競不亦善乎若夫代羣居之譚柄則口過用希比趨庭之異聞則腹枵知勉隸事者備蒐羅之用博物者兼尋繹之功自非座有雜賓無所施而不可徃昔家居子弟用爲餘課而

口耳四寸過不復留今與萬孝廉字兆寓廬陵衙齋接
席聯床無間昕夕每餘已小休戲徵各物默想背書鬪
其多寡爲日旣深紙條盈几遂相與比而錄之通爲一
冊將以傳之家塾使後生小子得隅反焉由此益知嗜
學庶幾古人善戲粗傳於今而余兩人者異日出而視
之感他州之麋聚其亦有慨然於中者不可廢也

敬字三說後序

爲治者必因乎時時之所宜有政所不必及而教所不可闕者若敬字之說是已文章者教化之端而字畫者文章之始也我

國家大化翔洽府修事和際海內外旣乂且安審今時之所宜備藻鴻業鼓吹休明莫先於文字

皇上萬幾之暇留心翰墨

天章璀璨散落人間

內府秘書稽稭纂述貫逾拱壁所以崇獎文治者甚備有承流宣化之責者或徒操切於簿書期會之間土苴文

字非所以承

上德意審時宜而興教化者也大中丞北軒先生來撫江右
首崇文藝禮士大夫購遺書詢故老凡文治所關百廢
具舉偶覽外間惜字之說惜其不精不詳手訂一編補
昔人所未及併廣其說於讀書下筆事小而義尊言簡
而意盡某讀而歎曰此卽至教所寓而大化之所以行
也昔子程子作字時甚敬曰卽此是學夫作之且敬見
旣作之字敢不敬乎教之衰也每由於無所忌憚守是
說也隻字重於鼎呂斷簡尊於保傳弱管嚴於斧鉞對
之肅然惕然文治益隆人心益正孰謂政所不及教可

以或廢乎哉不曰惜字而曰敬字其有以樂於此歟至
於世俗習聞二氏餘論區區掇拾斷箋零瀋以求福利
咸無取焉旣刻成敬識其左方如此

功過格序

事有名不善而人惡居之者矣未有名爲善而猶讓之者也名爲善而猶讓而不居則惟功過之格而已其懦者曰吾不爲不善已耳吾何敢爲善其悍者曰此不過二氏餘論亦何足爲善噫此正孟氏之所謂自暴自棄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入乎彼則出乎此吾旣惡居於不善而又不欲爲善則將何適而可某君某豪上士也獨孜孜爲善嘗以己意裒輯功過諸格彙爲一書盡去輪迴虛罔之論使粹然一出於儒者旣以持之已又欲公之於人余喜爲序而行之世之君子苟

惡乎不善之名之不可居而又奮然於爲善之名之不
必讓循循然由勉強幾成熟以造乎寡過之域則雖盡
屏計功謀利之私不必尺寸較量謂某功當得某福而
餘慶餘殃惠迪從逆之說見於六經不我誣也天之所
以福之必有確然而無疑者不然懦而自棄或悍而自
暴吾見其終身於不善耳試檢此格省之且內熱面慚
汗出而食不得下咽其亦何以自安也哉

應敬菴縱釣居文集序

古文宋南渡而衰至明之中葉繼

本朝政治還淳返樸上自章奏下至記序書劄論議之文
芟難爲靡蓋文敝而救以質最爲近古而終未能沛然
復古則八股文累之也經義創自荆國王文公意取發
明經旨人抒性靈博引古義自立偉論固於古文無害
神宗欲道德一風俗同詔專以新經取士非荆公意也
蘇氏乃歸咎荆公謂王氏學病在使人同已然南渡以
後王學廢不行而朱子作貢舉私議猶謂習俗苟偷不
復讀經傳但取近時中選之文諷誦摹倣蓋時文之弊

必至乎此故古文至南渡而衰也有明始變爲八股文
中葉更衍爲順題語氣依聲附響毫無發明黠者束書
不讀皆足以登巍科取貴仕而古文不復識故曰劉也
康熙初年改用經論加以制策然後士知讀經史學韓
李歐蘇曾王之文甲辰丁未二科多能爲古文者向在
江南見趙明遠儲廣期諸先生文氣味醇古而空疎不
學之徒以其不便於已遂復用八股文沿至今日士之
取科第者止知有時文講章而五經三傳與史漢八家
之文未嘗一寓目豈復能爲古文哉同郡應敬菴先生
少與其仲兄上治先生銳意通經學古吾邑李仲章徐

澄萬雨先生亟稱之適

朝廷功令變八股爲經論先生兄弟得風氣之先遂出其宿
昔所學先後舉於鄉因以古文名於時其主考鄭公端
爲序其文謂試策論半之小文小序又半之則亦以

功令改用經論故時文卽古文而通經學古之效乃益鼓舞
而加盛也今先生子麒及麟合先生已未刻古文梓之
來屬爲序記憶先生年七十時嘗以文爲壽推先生文
行有關於一郡其說頗詳今惟論取士之制之有關於
古文之盛衰者使科舉之士讀先生之集人自奮於通
經學古毋安於苟偷遂以講章時文爲足以畢學者之

事也

恭釋

聖祖御製訓飭士子文序

嘗攷教化之行莫盛於唐虞當其時旣立之司徒以敷
五教又必重之以在寬之訓申之以勞來匡直之辭何
其旁皇周浹畧不憚煩至於如是蓋教民之道出於聖
謨則其理不易加之天語則其勢易行也康熙四十二
年

聖祖皇帝親製訓飭士子文勒在學宮朔望宣講士風丕變二
十年於茲矣蓋聖人繼天立極化民成俗之意一見之
唐虞者乃再見於今日廣西僻壤聲教訖暨視內地稍

後臣敕奉

命來撫是邦首飭師儒勤宣

聖訓永淳儒學教諭臣唐幹請於學臣恭加註釋來請閱定竊
惟我

皇上善繼善述

御製

聖諭廣訓頒行天下蓋

聖以繼

聖而又聖不自聖欲使天下臣民率由舊章以無忘

聖祖之教今教諭唐幹所註雖甚膚淺不足仰窺

聖訓之高深要亦

聖衷之所許也遂令刻行頒之多士焉

廣西造士錄序

自西漢之季蒼梧陳長孫先生卽以經學見稱史傳去
今千六百餘歲而廣西文學未能埒鄒魯吳越之盛豈
地氣固然耶抑官其地者造士之術有未至也南荒百
越閭閻揚駱不一名其爲越無異若常觀察鼓舞於閩
韓昌黎設教於潮柳子厚指授於柳其爲教宜亦無異
今閩與粵以東文學抗衡上國而粵西猶稍遜焉則信
乎繼子厚之後者未能盡造士之術焉耳余奉

簡命來撫是邦修復宣成書院以教諸生蓋將以修己治人
明體達用之學望粵士不僅爲藝文而文爲教始藝亦

道餘則亦未可緩已初下車行觀風試兼用詩古文以求通經學古之士拔各學諸生有造者若干人入書院延鄉先達學士蔣公爲師又明列教條月親至書院考課手加點竄甲乙次第以示激勸刻韓子粹言及詩論數種購書數千卷經史子集略備廩餼而外併資膏火費於是諸生踴厲奮發咸願底於成蔣公先生尤督勸懇摯師弟子至改歲率不歸其家除夕咿唔之聲達於元旦從來嗜學之士未有若斯之篤者也余方別擇試課詩文付梓人而適有直隸之

命先刻其四書文如干首傳之四方以見粵士之才之盛而

造之者不可不亟崇其術也記曰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又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蓋造士之術如此其備因題其冊曰廣西造士錄而敘其首簡多士將躋於成人有德通知禮樂詩書之術不僅爲有造已也

雲南鄉試墨卷序

制科之設三場也經書文以明體論表判策以達用蓋
相輔而行其後弊也積重於一偏士務搗竊八股文之
聲音笑貌以希弋獲主司亦不復省昧後場而士習益
空疎而寡據噫弊也甚矣經書猶日月五星之在天海
嶽之在地然舍恒星則日月五星無以考其躔次舍衆
山水則海嶽無以成其高深二三場旣不通曉則經書
文之弊弱亦可知已斯心也中土猶然遠方乃益甚我
皇上崇獎文治廣修書籍以教天下經學而外不廢子史下
至名物象數靡不勒爲成書持衡者猶或苟循俗學豈

所以承

上任使助宣化理也哉今歲偕同年張君奉

命典滇試至滇之日榜去取之意以示諸生旣入闈誓而蒞
事與同考官約三場各薦不復相蒙於是以前場取者
十三以二場取者十二以三場取者十一其首場並可
觀以二三場去取之者又十三四焉榜放則廩貢生爲
多滇士懣然心鑒以爲不甚辱斯典也滇自漢時彩雲
見南中因以名其地司馬相如至若水授張叔盛覽文
學風氣已早闢中阻聲教至元明復通又三四百年矣
期文明大啟以應

國家景運之一候乎自惟鈍拙搜採弗備其遺逸正多不足爲滇士勸然語亦有之鏤而不舍金石可虧後來者苟同矢此志加意於實學滇士慕焉風氣將日上雖與中土比烈焉可也輒擇其文尤雅者開雕以質於滇士且以諭後之有事斯役者焉

浙江庚子鄉試墨卷序

國家之取士將有所用之也其言若可用猶懼其臨事而疎况先處於無可用者乎制科設三場首以經義觀其心之明理與否立其本也顧其爲體依附聖語言以爲文而已無所與膚末者易以託焉論則自出斷制矣表備對揚之用判取臨民策則經世之學具在誠試以不經意之題難其勦說其學之豐儉識之明闇言可用不可用猶有遁焉者亦罕矣故士必備三試之長而後無媿於爲士主司必備觀三場而後無忝於試士之職往主滇試嘗以此參驗之其經義佳而後場未必佳者

十嘗八九焉其後場佳而經義未能佳者十不得一二焉其以首場獲選者積學之士十纔一二焉其以後場獲選者積學之士十嘗八九焉然則士苟不備三試之長主司不參觀三場之文欲以副

國家取士之意豈有當哉今歲復奉

簡命偕前輩睢州湯先生來興浙試浙爲人材奧區自唐陸宣公以經術佐其君轉亂爲治宋楊文元傳金谿之學通知正兵法習吏事爲世名臣有明劉文成翼興王推佐命元功於忠肅扶危定傾烈在社稷至王文成勲業益弘偉天下翕然稱浙中事功而此數君子者皆起於

科目蓋有用之學無浙士若也聞中與同考諸君約三場全閱後先遞薦各不相蒙而余兩人同心商榷較得失於毫釐分刻間每雞鳴而起夜分始休窮搜者三旬榜既放浙中士大夫頗心許焉雖資性騖鈍遺漏者多而試士之必備觀三場法固斷斷乎不可易也被舉之士例得刻其首場文以質當世因併刻二三場而序之如此浙固多有用之材又以有用之學求之他日出而備

國家之用所以佐天保采薇之治者宜不可一二數多士其益自勉於道德功名之路使主司得附於知言知人

之列其厚幸也夫

閻仲容試草序

中州天下山水之會爲古今文章所歸漢賈生唐昌黎
子皆獨立一代伊洛澗間尤帝王所都其人魁岸爲
文章閎肆昌明出所餘溢猶足以籠壓天下顧自元以
還東都不復人日就渾樸歛實黜華不務爲名高至有
駿偉奇傑之才足以直造古人者天下或不能舉其名
閻君仲容吾郡侯之介弟也爲名諸生二十餘年始一
遇今歲至撫某謬以虛聲被知接辭連旦夕深渾無際
涯索所著文得試草如干首刊落餘蕪獨存真宰屈摺
其才氣以就規萬而光芒益遠賈生之英銳韓子之溫

醇蓋庶幾焉其時文如是則其古文辭可知也其應試之時文如是則其夙昔所構臆義亦愈可知也今天下文章亦多故矣黠者務爲詭激以驚愚俗而取名於時始以支離之詞飾空疎之腹信宿而蕉萃近復變爲臃腫汗漫幾於指股脛腰思有以障之急不得其人今而知興西漢之文章起八代之衰靡其終由中州矣乎仲容自壬午被舉例得刻行其藁顧深自竅闕不屑以一字爭名於時以視太息治安之策反覆宰相之書者養之深淺反若獨勝何耶豈其自審所持者異耶輒請就今所見付諸削氏而全集之行則俟諸南宮之提云

裴約斯時文序

臨川去新建纔百里而近文章氣誼夙相浹也年來西江風會稍異於前人私其學落落不相屬而新建裴氏昆季獨以能文名於時鄉人士咸願內交裴氏余方以飢驅東西出走無由一相見而裴氏諸君子亦各取巍科分仕四方約斯裴氏之季也性警敏弱冠稱名諸生聲殷殷起蓋衆望又將於是焉集今歲戊子余抵章門應秋試所親有與約斯連舍者偶相過從比去而約斯覺其爲余悵然於交臂之失旣余知爲約斯亦且卹然若有亡也浹旬榜發余謬當首舉而約斯則旣裒然在

同舉之中明日例譙於布政使司僑人廣衆間交相索而得之一握爲笑至不自已蓋以疇昔相慕悅之人猝不得一遇旣解遁而復失一旦同當被舉闕然相見於公譙之地笙簧酒醴揖讓進退其相快爲何如而亦豈偶然也哉旣叩其所業則前此應科舉之文已付梓矣因相屬爲序余觀約斯清姿濯濯眉宇間如太華秀色連屬終南談笑願盼遇者回皇似縮其爲文固宜稱是况其淵源家學過庭之所聞聯牀之所得有非他人所可及者其所造將不止於科舉之文而科舉之文抵徵諸極亦且有過於今所傾倒者而豈易量乎臨川漢縣

古屬豫章既升爲郡而新建隸焉其後分併不常顧地
之相近無以易也文章氣誼追配古人行與約斯共勉
之因爲敘述余兩人之合有如是之不偶然者若有天
焉而未敢以相負也

三馮試草序

韓曰俗下歐曰順時後世遂以應試之文爲必無可存
余小時獨喜讀東坡穎濱刑賞忠厚之至旣醉備五福
諸篇歎其氣象崢嶸才情絢爛彼固未嘗非應試文也
乙亥冬余與同郡馮子夔颺同補弟子員聞其昆季皆
異才甚相慕悅居距百里許無由一見又六年辛巳復
受知學使者同拔第一時方莫春試已訪傅子聖涯於
金鳳橋橋南有湖中凸起高土丈餘容可五七人月東
出水光浸城林薄環匝如圖畫予于其間朗誦試作忽
三人越短垣軒然而至笑相揖曰孰爲李君者吾屬耳

所誦久矣詢之則馮氏昆季也宿昔傾倒極於一時自是又六七年申之以盟好重之以婚姻交日以密知之日以深而三子者名亦日以起試則必魁其伍往往伯仲叔聯列三名內一時論試卷之利者必曰三馮云伯子簡練精密如刀百辟試輒血縷仲子汪洋縱恣波捲潮涌海若天吳魚龍光怪出沒莫可端倪叔子穎發葩流晴綵十丈苑萼千重皆非一世士余以罷鵞方將左右三子振興絕學而時命稍違來連往蹇伯子五試於鄉余與仲子四試於鄉叔子亦三試於鄉皆不及舉鉤試草也豈工於小拙於大耶抑顯晦有時中有主者非

戰之罪耶自社稷禁諸生不得輒行其文三子之作備
刻房行選者無慮七八百篇世人既已口飫腹果莫能
知爲馮氏之書昨歲諸門人始彙刻其試草百篇例既
得行且既售之作宜以惠來者雖三子急於見知或不
免如韓歐所論顧其崢嶸絢爛視二蘇試作無不及者
其能以終閔耶雖然三子沉鬱久抱負益宏著書滿家
簞言連軸世人未及少窺余以親睨獨私而有之東坡
海外之篇類濱東軒之作所爲法今而傳後者果盡於
是乎哉爲語人曰此固三馮之試草也則試草重更語
人曰此特三馮之試草也則三馮益重

胡天益時文序

士能卓然自立以有見於世者才與志而已吾鄉之文
嘗盛於天下盛極而衰且七八十年於茲天之降才無
殊則志不立焉爾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才不足者猶可
以有立況有才者乎奉新同年友胡君少爲制舉業旁
涉毫翰之娛銳然欲有見於世老始與余同遇知於長
洲睢州兩座主又以字句疵抑置副薦又三試於鄉始
得與於舉今計偕北來春官復報罷徬徨京邸哀疇昔
應科目之文眎余屬序而行之余觀君潦倒場屋數十
年僂得而失者又數年今須髯飄蕭如雪走數千里又

不成進士取報於文字甚薄猶沾沾於此豈以爲得意哉誠念夫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可負故年雖老而志不衰誠可敬也君於文見解甚高才亦充然有餘徒以久困諸生不免降心於有司之尺度假令忘得失決取舍則所就宜何如耶願精神所聚足以有見於世自不可廢彼才與君埒或且過於君卒頽情委靡無所成或弋獲科名若春水浮雲應時澌滅曾不得以隻字表見於人世觀君之志氣猶不媿而思奮亦與於自棄之甚者矣往聞南唐時奉新胡氏有仲堯者百口聚居博學舍延游學之士宋初授本州教授旌其門子弟皆成進士

貴顯君雖老猶可以有爲諸子能文章仲堯之業於是
乎在君之志固未可量也

陳耿南時文序

漢書儒林傳贊稱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習射策勅以官祿其後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永新當吉安上游自宋訖明人文甚盛

本朝設科風踰五紀成進士者無一人何其替耶壬午之秋吳郡張公往爲令始闢秋山書院與邑人士興學講藝具書幣走臨川延余經紀其事購十三經十七史度書院中討論無虛日旣三年張公以爲民請命棄其官以歸悼厥功未究然自是永新人知沉潛卷籍文學之士彬彬矣比年以來連魁於鄉再成進士會

功令增設五經科目永新以五經舉者二人陳子耿南其一也余自去永新謬以五經舉成進士列在史館耿南公車北來試南宮不售錄平昔所爲文謁余屬爲之序迴念疇昔秋山之游文酒淋漓山燈閃映恍如昨夢而永新人文日殷殷嚮盛且將出其所作與天下駿豪馳騁雖祿利之路固然顧張公鼓舞振勵之功有不可誣者而多宿昔討論苦心亦爲無負讀耿南文能不舍然以喜乎耿南年甚富志銳而才高他日所詣固莫可爲量而新士之奮發尤不可一二數漢經師往往至公卿耿南歸務勉其所至宵雅肄三之義官祿之勸未外於

經術也

王修撰時文序

修撰王君裒其所作四書文以應坊人之請屬余序焉
余攷進士隋科唐因之咸亨元年杜易簡爲第一人始
稱狀元宋初稱榜首至開寶八年王嗣宗復舊稱自唐
以來衆科之目進士爲最貴其首是科者衆尤艷之爭
相誦法其所作以爲轉移蓋文運係焉其不可無以應
之矣王君自爲諸生時值

天子南巡羅東南之彥與豪俊雜試擢寘嚴近橐筆膺著作
之任望已傾天下今復取最貴之科獨爲其首宜蓬華
之士延頸仰望欲讀其文而坊人請之不已也士方伏

處廂下顧瞻四方浩浩然一芥在烟海一旦拔萃而起
爛然若景星卿雲出其文章光華天下可不謂榮乎然
吾讀君文醞釀含蓄務爲深厚不敢爲奇險輕雋以鼓
盪一切殆遠到者歟蘇文忠公稱仁宗朝十有三榜數
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不至公卿者五人而已洪容
齋以爲士知其身之必達故自愛也重天下公望亦以
鼎貴期之故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然則王君所以
醞釀含蓄務爲深厚以副天下之想望者將獨文而已
哉

李而上時文序

自澹臺子羽南游江漢間開豫章文學厥後人物顯於
史冊者首徐孺子而陶靖節繼之故人知自好以讀畫
懷獨行君子之節義不苟合當世爲賢清風所流至於
今不衰余昔歲以永新張明府之聘與邑之學者講論
文藝張公博學能文辭又敬愛客文謙甚盛士大夫恒
滿座所不能致者惟兩孝廉其一爲吾同年段君其一
爲李君而上兩君子同以丙子舉於鄉道相高學亦相
師非公事未嘗至城市以故余流連永新三年所獨無
由一識兩君子歲己丑段君與余同成進士始相見長

安渾噩如懷葛氏民既別去念之不少置今歲而上以公車至北始知段君下世思段君而不得見見而上其猶可以少慰乎既南宮榜發而上復見黜其文爲吾同年曹檢討所得亟薦而不售將歸刻其舊藁屬余爲序余方嚴於史職未暇爲之檢點顧而上品請高不隨流俗爲進退發心爲聲宜必稱是止行高者不以其文澹臺氏無傳書孺子文辭不舉見獨靖節有集在耳君歸爲訪段君有遺藁乎其亟爲收之亦正不以其文也

馮夢騶時文序

天下之理一而已矣文辭者理之託於言之精者也言則理附於氣故吹萬不同而不可繩之以一律非夫人之故爲恢詭譎怪以立異蓋雖聖人有不能齊者氣之所至固如是也易詩書禮樂春秋其辭皆不相同一經之中又各自不同不害其爲聖人之言者氣所發者異而理則同也自左氏莊騷而下至於今立言之士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故各囿於一偏其爲古文而盡得古今之體勢者昌黎韓子而已其爲時文而盡得古今之體勢者大士陳公而已昌黎師孔孟至自述其爲文則

自姚姒盤詰易詩春秋左氏下逮莊騷太史相如無不學大士爲時文亦訓孔孟之言者也然其文自六經史漢六朝文以至唐宋大家之篇之體無不備居嘗持此論獨馮子夔颺深以爲然故余與夔颺篤好昌黎大士兩公之文而深求其所以能爲兩公者相與沉酣於經史汎濫於子集旁搜而遠紹二十餘年於茲矣余稟賦薄所讀警略觀大意耳夔颺氣盛力強務爲精熟嚴立課程歲讀十三經必數過鈔撮十七史盈百卷他墳籍稱是爲文奇敏一日可得十數首生平借刻他氏者以千計每操管伸紙俯仰古今顧瞻寰宇前推於無始後

引於無終揮斥八極旁驚六合然後飛騰而入經史子
集併注其中至餘波綺麗必且得所未有以爲快而未
嘗稍溢於規萬其於大士先生蓋駸駸乎其體而微矣
國家以時文取士故余兩人者用力於大士先生文獨深
余自通籍後始得壹志於昌黎之文而夔魴文益高遇
益困年來奔走萬里南北試迄無所就創篋得近作數
百首擇其半刻之余讀而歎曰遇不過無與於吾文顧
時文如是可以息肩矣況其無不遇耶大士年六十而
後成進士於大士文無損也自今以往願相與卒業昌
黎之古文窮老而不息他日相視而笑比於時文之於

大士何如則非今日之所敢知也

王巖公時文序

今人以應科目八股之文爲時文以古人論議序記碑銘之作爲古文判然若秦越其甚陋者以學古爲戒切切然若厲人生子惟恐其肖之以爲妨於科目也夫天下無二理卽無二文乃格而不能通是莊生所譏井蛙夏蟲拘於墟而篤於時者也有明一代能以古文爲時文者不過六七人嘉隆以前其氣古而已大士陶菴或兼用其體與辭乃其行世益遠而有曜至於今不衰

國朝時文名家者甚盛顧以古文本法求之亦不過三四人近乃得吾同年友王君巖公巖公八股文率御以古文

之法灝氣廻旋蟠鬱濤奔山立一化排比跡尤善於攻
題之虛虛者題之精神義蘊所從發也如解牛然以無
厚入有間恢恢乎游刃有餘地然後譟然以解此法惟
大士工爲之如陶菴猶未免於經肯綮嘗大軋刀割而
折技而未進於道也巖公意氣慷慨幾足以成務往余
奉使過所治合肥循卓聲冠大江南北爲咨歎無已猶
未知其文之深於古至於如是今以卽署內名得卒讀
焉亟爲序其首簡用告學者使知學古之文遇未嘗不
早仕未嘗不達庶乎激厲奮發毋蹈井蛙夏蟲之陋亦
巖公之志也夫

徐伊匡時文序

有明之季金沙與臨川分主文事相持而不決金沙之友有爲臨川令者始合二家之交而文亦卒不能合也金沙之文詞藻爛然容易取貴仕而臨川反之羅章艾諸公率偃蹇瀕老始一舉進士訖不第其成者方城而已然數公之文去今百年行於世不衰後之論者頗不以位遇故誦臨川我

國家文教稱極盛金沙之勛者反相率爲陳章之文余所友如王君翦林曹君聲喈等皆晚遇余所慕爲尤畸傑如王君云劬則竟不遇也臨川之文其不適於時耶徐

君伊匡亦金沙人而好爲陳章之文者沉思摯力造微
詣極髣髴前賢居京師有年矣累試而不售戢景藏采
守其業不變乃刻其所爲文如干首屬余序焉余觀世
之祿飾其文以干於人者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方卓
然爲昔人之文夫豈屑於此亦文固足以行遠耳今金
沙數君子雖晚遇猶遇也其終不遇者亦赫然爲世所
推奉世之遇者莫能相尙也荆公謂賢者道溷於中而
祿之以藝雖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世有能知君之文
而好之如余者又烏知其不卽遇耶君之守則旣堅矣
爲之而不止金沙與臨川之文其終合矣乎位遇豈所

患焉

馮李合彙序

歲乙亥余與馮子夔颺同補弟子員始得交其昆季其叔氏禹拜因以子妻吾兒其季與余弟巨州又爲僚壻余與禹拜相謂婚姻也其季與巨州相謂亞也蓋余謂馮氏婚兄弟也馮氏謂余家姻兄弟也兩家親串稠疊矣顧相尙以文章相砥以廉隅居恒相呼以兄弟未嘗規規用世俗姻亞稱名則事從其朔義舉其重也今歲巨州與禹拜同舉於鄉計偕北來止余寓舍試禮部不售念會聚之難相率刻苦溫經史爲文章夜刻燭一寸成文一首率以爲常旣踰兩月稽稗而別擇之附以闡

墨共得百篇通爲一集唐時舉子六月後落第不出京
謂之過夏借靜院作文曰夏課至七月後復獻新文求
拔解今旣無此法禹拜與巨州豈氍毹於中有所求而
爲之哉蓋其性所好不能一日舍其業以嬉也余亦豈
有慕於夸毗之習勸其炫文藝奔走於公卿大夫哉蓋
余兩家素業在是樂其相鼓舞而不倦也孔子稱好學
日敏事慎言又曰就正於有道文藝雖學之一端道豈
有遺焉二子誠敏且慎矣余固陋無以相益長安先達
多有道而能文者不吝誨人求而往其可乎鈔葺頗艱
刻焉宜也輒爲序其緣起如此

何生懋永近稿序

余放廢河干僦固安城西敗菴居焉諸生有以科舉文來質者間持斗粟壺漿見餽炊烟方斷笑而受焉歲晚河冰甃還京邸友朋稍稍傳語某不憚煩樂爲後生講解於是山陰何生懋永偕其從子經業以所業來請余旣愛生之文研練沉摯有其鄉先正胡思泉許敬菴之風又自念非授徒無以爲餬口計不若遂爲之因取生近作佳者斟酌點竄得二十餘篇題其首簡曰文學非徒爲應舉也如以應舉論此亦足以自售而見取於人矣顧余所以望生者不止於文卽文亦不止於此也生

大父仲淵先生以名進士起家明命旣汔流離海濱卒
以死殉大節抑而未章夫玉蘊於深山珠沉於碧海抑
之也久其采彌耀今

國家文運方昌生誠自立其思不達哉尙守余言熟而復
焉問途於已經當無惑也雖然勿以示人放廢者之辭
不足相引重徒取譏而召闇重爲余戾抑亦累生矣

邵庶常制藝序

余座主安溪先生之論制藝也取清淳師其說而失之者以空虛爲清以輭美爲淳空虛而學無所用之矣輭美而才無所用之矣夫文非欲炫學而矜才也非學則天地古今之器數不詳非才則天地古今之義理不著不詳其器數不著其義理規影響依附之言以爲清淳烏用文哉間嘗取先生之文讀之其學苞孕萬有經經緯史而無不備也其才變化神明盡六藝之奇味而無不鑒也其取於人亦昉是焉烏睹所謂空虛與輭美者耶蓋清在氣不在於詞淳在理不在於體格如山水然

山水之氣流與峙而已飛潛動植之物羣處乎其間懷
金抱玉貨財寶藏並產焉不嫌其雜也其理陰與陽而
已峻爲峰平爲原陷爲谷流爲江河匯爲藪澤激爲波
瀾不嫌其駁也舍山海之大觀取勺水而澄之築暗巖
而守之曰吾愛其清且淳山水之氣與理果如是已乎
昨歲庚子典試浙江得今庶常邵生卷拔第一庶幾乎
清淳者其詞甚典賡求其氣之雜焉無有也其體格甚
變化求其理之駁焉無有也生未嘗師安溪先生之說
而適有合文之道固如是也今歲生成進士學習史館
坊人求其平昔課藝刻行之書成以眎余則與向所取

者何間焉余喜生文之清且淳而願與學者講明安溪
先生之說善師焉而無失也屬來請序遂書而歸之

穆堂類稿卷之三十五

臨川 李紱 巨來

序五

送大學陽城田公致政還鄉序

雍正六年春三月大學士陽城田公請老

上特旨予告加太子太師就居第賜宴令部院堂上官齊集
賜帑金五千兩馳驛回籍瀕行陛辭起程之日

命在京官員祖餞歸途所過地方有司在二十里內者俱迎
送巡撫兩司時至家存問一二年後再入京陛見以慰眷
念老臣至意

諭旨初宣中外臣民歡呼踴躍咸驚歎

聖主敬大臣之禮爲三代以下所未有而田公盛德足以邀
天眷遭逢極盛光史冊而垂無窮也在昔伊周致政典禮缺
不傳漢以後宰相致仕自韋賢始賜第及金而已未聞
餞送存問之典旁皇周浹如今日之盛也惟二疏以太
子傳歸老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觀者稱
賢或歎息爲之下泣然皆出於公卿大夫故人邑子所
自爲耳非有

特頒諭旨渙汗大號如今日

聖主之盛典也然則公所遇豈止於千載而一時乎公以進

士起家敷歷中外清忠鯁亮海宇所共知某晚進嘗偕
公典會試事鎖院彌月知公尤深益清介而不爲薪爨
之行耄而好學不自滿假心休休有容故能以功名終
公所長皆某之所短也自愧無養氣功每以戇急撓罪
竊欲髣髴公萬一不可得公今且歸矣悵模範日遠又
感念公以盛德致

隆眷不獲與餞送之列媿且慕不能已於言因敘此以送公
公歸陽城雍容林泉間頗復念臨川有戇書生寄數言
教督幸也非所敢必也

送雲貴總督鄂公還雲南序

國家大化翔洽海隅日出閭不率俾

聖天子御極治愈求治慮西南荒服土司所轄或狃於積習
未能會歸有極

特簡西林鄂公總督雲南貴州公宣揚教化振頑起敝連歲
改易苗獮土酋數處鎮雄烏蒙諸大府古羅施鬼國千
里巖阻旬日而定椎髻鉗耳之倫若出重陰而睹慶霄
也

天子嘉公功晉階兵部尚書公益奮勵所部咸理廣西與雲
貴壤相錯土府州縣崗寨總五十泗城土府地最廣其

所犯與鎮雄烏蒙雖微有間其因仍彝習則亾以異公
封事入

告於是

清問下及廣西今巡撫韓公請赴滇就公商所以懲治方畧
天子以紱舊嘗待罪於茲土也俾得偕往公謙抑不欲坐待
遠人又審度機宜當會於黔粵之交戒期咸集而公德
威遠播土知府恐懼束縮先馳至會所蒲伏乞命納印
信號紙請改設流官公數而責之念其知悔罪如所乞
以請於

朝又措注鎮撫旬日乃行泗城地方近千里數百年世職

一旦改土置流吏民感悅晏然不知有更革事噫嘻豈
偶然也哉粵稽古來名世伊傳周召尙已漢以下若諸
葛忠武侯唐裴晉公宋范文正公李忠定公出入將相
無不可者雖功業限於所遇不及公遭逢

聖主得罄所欲爲然武侯設施隆中之對早定裴公淮蔡之
役亦斷而後行范文正生平功業悉本於上皇帝一書
李忠定治戰守之具數日而畢其所樹立非一日之養
其所蓄積非一日之學也聞公夙承家訓早歲受知安
溪相國淵源不凡其在內府時以卽官執法雖王公貴
人莫能奪有難治之獄率以公當之處下位而克行所

志其於大行也何有九折之坂御者廻策如縈固宜馳驟康莊鳴和鸞而無不中節也公之勲業公素所樹立然也公素所蓄積然也綴幼挾書冊見古名世所就輒慷慨奮發比蒙受

兩朝聖明恩遇毫無報塞跋前疐後嘗尤山積今幸與公同事得仰窺所養與學與安溪正同若風采則見所未見且晚晉

綸扉專揆席澤被天下且比烈於伊傅周召於公之行敘述萬一以鳴

國家明良之盛因以志私媿亦用以自勉焉會所曰安籠

屬貴州固公所治也公幕府在雲南故亦曰還云

送徐澄齋編修歸蘇州序

孟子謂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蓋君子知義而信命者也惟小心而畏義故常憂惟樂天而知命故無患余自少時卽抱斯志晚經顛沛守之彌篤若微有所見而莫敢以告人澂齋徐子孺廬萬子與余少同學長同官余涉世甚拙而二子者則皆以高才馳騁交游中稱天下文章之豪區區所抱持者亦莫敢以告也比各以事散去六七年所近歲始復聚於

京師試以所學商焉則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蓋皆水枯木落反其源本之時宜其合也人三爲衆嘗以此誇示於

卷之三
三
佗友以爲可以樂而忘老今秋之杪徐子忽以微疴請
急南歸甫聞其請卹然若有失其旣行將不知何以爲
懷萬子獨爲文序其行引古鄉先生之法以爲徐子歸
必且率其鄉之賢士爲聖賢之學以助

國家育才之化斯言然哉吾嘗聞陸子與湯監倉論風俗
以爲斯事亦由天亦由人今世運方隆天誠可恃若人
事則亦嘗察之矣往歲

聖天子用古法令天下舉孝廉方正之士舉得其人者固亦
有之然黠者或用以私其所親矣懦者或撫千里之地
而不舉一人矣其果足以仰塞

詔旨助成教化乎昨歲

皇上復詔天下立書院課士又

勅中外大臣舉博學鴻儒

九重之上化民成俗之意至勤且切今踰年而奉行者寥寥
所謂由人者其將獨恃

一人之焦勞乎乃欲徐子以鄉先生助教化恐未易言也雖
然心同理同陸子亦嘗言之矣吳越故盛俊髦訓遂無
卓然志於知命之士羣戚戚焉終身患得患失於富貴
貧賤之中而獨讓徐子享知命之樂無是理也謂遂無
卓然志於好義之士羣昏昏焉汨沒於紛華優游於玩

惕而獨讓徐子好義抱終身之憂亦無是理也不有得
於遠必有得於近不有得於衆人必有得於一二人吾
昔典禮部試得蘇州良士頗多其官翰林而今在籍者
三人曰邵子泰嘗從學於徐子者也曰俞子來求則萬
子爲同考官所薦而中式者也曰蔣子恭棐則徐子所
崇獎而成就之者也三子者其有以應徐子乎三子而
外余所不及知者是在徐子佗日倘報余曰有某某者
果能卓然自立以從事於斯也則徐子雖歸余亦可快
然矣

送館師閣學彭公假旋序

翰林官創自有唐迨宋益重號爲華選然皆由它官改授其以進士出身卽令入史館者自有明始永樂三年命學士解縉選新進士材識英敏者就文淵閣學習凡選庶吉士二十有五人合一甲三人上應列宿周文襄忱自陳年少願就學許之凡二十有九人禮遇優渥司禮監給紙筆光祿給朝暮膳禮部給膏燭工部擇親近第宅與居仍令縉領教習事上時至館程課或召至便殿問經史故實五日一休沐則內臣隨以出校尉備騶從觀者駢擁歎羨當是時解學士負名世材貫天人之

學本其濟時行道之志正聲勁氣倡導於前諸吉士亦
烝烝奮發相勉以文章相砥以廉隅於是曾襄斂柴王
忠文英王文端直陳文定敬宗李忠文時勉羅司空汝
敬及周文襄等卓然爲一代名臣咸出於二十有九人
中蓋國家審擇才畷之士養之於嚴密之地崇其體貌
豐其廩給又擇良師與處使之從容事外沉幾而遜志
以求夫齊治均平之理待之厚則有以自安望之深則
有以自愛教之也豫則無鹵莽滅裂之憂誘之也良則
無功利夸詐之雜其學焉而有成旣成而授之以館職
也豈不宜哉顧攷自有明以來徃徃散處以臺垣部寺

其以館職授者十不過二三嘉靖乙未留館者號極盛亦僅三之二學不力歟教之失其實歟

國家制度損益百王教士之勤超軼於隆古然授職多寡畧同前代康熙四十有八年庶常學習再易館師最後乃得我閣學彭公先生公故解學士鄉人先世遷於鄧至公考禹峰先生用文武才爲

國初名臣公以家學起巍科躋清職再分校禮闈所取士皆魁天下其視學浙江也

天子稱爲公明前旣無偶後亦未有繼者諸吉士以公所以視學者信公咸慶得師又公清重寬和悅安強教勤而

不猛期年而教成

天子親試於澹寧居凡五十有五人悉授館職蓋自有庶吉士以來三四百年所纔一見夫人材之生萬有不齊公所教何乃若是此如春氣然煦嫗覆育萬物則旬者畢達萌者畢出公盛德在躬太和洋溢固宜教之所及上格乎

天心下芘乎吉士足以致史館所絕無僅有之盛而無難也公受眷深又閣務繁重通藉垂三十年未嘗敢卹其私今歲始請急省先人丘墓諸及門士念公暫去無從考德而問業作爲詩歌致遄歸之誦公謂某故同鄉士相

習也宜序其所以再辭而不獲因邇公所以教吾黨以助成

國家興賢育才之治者蓋數百年而一遇非偶然而已用以頌公併告吾黨各相勉庶幾古名臣百一以無負公教若公生平清風偉節照耀於寰宇固未易以一二數也

送張天門學士督學京畿序

天下之治在風化風化之轉移在督學諸臣京師首善天下所從觀化焉則督學京畿視他學臣尤重

國家深原風化之本惟翰林侍講侍讀及坊局諭德洗馬官乃得在此位是四官者或不得行則講讀學士嘗奉命以往今歲京畿督學需人侍讀學士張公先生實承

簡命公卿以下咸贈以詩歌行有日矣某迂拙無上下之交獨念通籍之始望先生階資甚遠昨歲被

殊恩越次晉右庶子今歲四月先生以服闋入補讀學而某以同日轉侍講學士追隨且半歲古稱同官爲僚宜不

可以無言又念

國家當重熙累洽之餘

天子聖神加意文治增廣解額

親製訓飭士子文纂書史頒示天下崇獎教化甚備乃士習
猶未進於古意督學之臣必有任其咎者矣自漢以來
鄉舉里選之法衰北魏立郡縣學唐貞觀尤盛而教士
法未備宋胡安定教條最善然始施於湖旣專於太學
未及暨於天下明太祖銳意教化廣立書院山長皆耆
宿風俗頗因以淳美其後屢變益衰則虛文相冒而實
行不稽也禮曰一道德以同俗今吏部之籍由他途以

進者數倍於科目庠序之權既輕郡縣學官尤雜不足以饜士子之意學使之賢者亦止潔清自好爲救過地而無見於古人興賢造士之法蓋大學所謂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自入學之時父兄不以詔子弟師長不以訓學子所相與斷斷講切者不過空疎無用決利之文士習益情竊夫教之失其術欲人材之成不可得也庠序之人材不立欲他途之無並進亦不可得也有國家者豈不欲得賢材而用之顧庠序之士無以異於他途其僥利捷給或反若不及五穀不熟不如黃稗固宜不甚愛惜聽他途之雜進而不以爲怪也比

皇上念人心風俗治理所寄

特詔封疆大吏廣興教化畿南北遍立義學增置弟子員學

臣能仰承

德意黜虛文求實效因勢而利導之豈非千載一時乎誠昉古人之法若經義治事諸條博求碩儒分司其事澄敘教職進退諸生定居習之地極鼓舞之方砥礪廉隅講求經濟使士皆有猷有守有爲卓然自異於流俗可用於

國家則他途之並進者將不攻而自絀道德以一風俗以同豈不盛歟先生爲相國文貞公令子家世典文衡者

甚衆措施之善得之家學視此當相萬顧器器爾焉誠
念督學之重惟賢者能旁稽博採以成其大詩有之先
民有言詢於芻蕘亦大雅同僚之義云爾遂書以獻於
左右

送翰林院學士蔡公巡撫四川序

古今地勢因時爲險易因人爲治亂值時之盛則險者皆易有其時又得其人則治者不復亂四川爲天下奧區號絕險北倚劍閣南俯烏蒙烏撒東扼瞿塘西阻黎雅蠶叢魚鳧開闢茫然築者憑之往往鴟張虎負么膺割據秦漢以還若公孫述李雄王建孟知祥明玉珍之徒天下有事則先譁無事則後服其懦者居之又四疆覬覦羌蕃羅獠竊發松潘孤懸西北尺寸失守由疊溪趨茂州建瓴而下保縣西望董卜韓胡纔百里而近播州水西諸苗或跳踉陷井以傲東海唐吐蕃六詔明奢

氏楊氏之擾常爲廊廟憂我

國家威德廣大悉土悉臣

皇上湛恩溢乎四海反側子咸卧衽席上梟獍革心化爲麟
鳳四川故壤西逾瀘若巴塘禮塘並列編戶建昌遵義
晏然若中土以語地勢變險爲易萬世一時匪前古所
有撫巡者長得其人豈復有杞隍之虞哉然川中明季
之亂視他土特酷休養生息八十年於茲元氣猶未盡
復土田猶未盡闢文教猶未盡興從前才公卿臨之長
駕遠馭摧枯束濕於巡有餘撫猶未備噢咻之勤不能
無藉於後來也比年軍興川中尤勞瘁

上念川人急

特簡奉天蔡公往任巡撫公方爲翰林掌院學士表率清華
文學諸臣歸重忽聞西行悵然失所宗王然喜川民見
休戚相慶焉某於公附淵源之末承公教尤切今放廢
河干無所短長於世公之行莫能持一尊餞春明門外
竊獨喜夙昔聞公論議行且出之身加之民因時立政
將親見其發皇而側聞其謳頌也輒爲鄙文敘踴躍之
私如此蜀中名宦自昔有人教化若文翁政事若張忠
定公公固優爲之若韋南康李贊皇功烈雖高今遇時
獨盛與唐事殊不足陳已

送庶吉士魯曾煜歸養序

歲庚子余奉

命典浙江鄉試會稽魯生曾煜以第五人魁禮記明年余典
會試生復以第四人魁其經已改授翰林院庶吉士生
獨愀然若不敢安也生寡兄弟二親逾六十矣祖母逾
八十尤篤愛生翰林官貧莫能迎養則日夜謀乞歸逾
半歲不得行泣以淚和墨作書上館師數百言始得請
噫亦勤矣陽城之教太學也責諸生省親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今之教豈其異於古必如是而乃得行
其不如是而不得行者猶且三數人也求忠臣必於孝

子之門教其忠乃禁其孝耶念生得歸之難願歸亦不易於是乎有感不能以無言也生邑中士與生同舉尤暱就者二人曰周徐綵曰徐廷槐皆篤行博學工文詞周以疾不及計偕徐於會試既得矣比榜發而失之今三子者聚於家古之人出不徒出處亦不徒處也三子於學與文性而嗜之又性而能之吾不愚其不勸也雖然學務爲有用文務爲有體異時同進於

朝材足以任

國家之事辭足以應館閣之制作既能孝又能忠舉之者亦有耀矣於其行書以勉之

巡撫卽公監臨鄉試序

歲戊子期屆賓興大比天下士翰林長洲吳公戶部騷州王公承

命典試江西我大中丞卽公實監臨其事環闔十八晝夜勝放得士九十三人彊半宿昔知名士而某謬當舉首蓋國家氣運昌明觀文化成於茲無以復加又中丞公執事有恪旣仁且明克襄盛典故是科得人益盛諸同舉士謀爲文詞以頌中丞公之德因相聚而言曰士之懷材抱奇試場屋不稔盡售者非獨主司之識有明闇也蓋亦有困於束縛督促不得以盡其所長抑或以微瑕細

故相格而不能自達於王者其幸而自達而場規未盡
整嚴薄徒叢弊咸得參錯真贋以淆亂主司之目則真
材猶不能以自伸甚哉其難也惟至仁者有以曲體所
難全惟至明者有以禁其所易犯兼此二美以去吾儕
之三難惟中丞公而已古法丁夜卽鳴珂催文漏下五
刻文未就者截卷不收已收文或點畫錯謬絲毫沾滯
卽擯不復錄嚴刻至於如此其失於縱弛者又或聽士
之所爲遲遲竄名易號借材同舍挾冊裏文乞靈故紙
蓋自唐宋已然矣公是役也簡點精詳號舍畫一雖浮
薄者凜然莫敢逞又首戒場卒毋得迫促以亂文思外

場規式必躬必親視其文義稍佳則雖小有疵類苟無
關於弊端必曲爲周全其由此而獲舉者不一人間者
可感涕也蓋諸生以一日之遇受長洲睢州兩先生之
知而其所以委曲成就之故則蒙被於中丞公者甚深
况其平日固皆涵濡沐浴於公之德化其不可以無述
已某惟古昔盛時聖人在上必有大賢爲之宣力分猷
以助成邅隆之治故周公召公分陝東西而二南之化
以成後人采取詩篇卽統之以周召則其宣力分猷之
實不可誣也今

國家大化翔洽周乎四際旣遠過於古而公所造就之士

亦不僅兎置野人之比作人之功舍公安屈行且如周
召入晉師保澤流天下又不獨西江一隅私被雅化已
也輒撰次一時論議偕同舉之士獻於公焉

賀尙書白公大拜仍兼兵部序

大學士古三公之任尙書則周之六卿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其守微異其所以圖天下之治則一也論道者佐人主知人安民規天下大勢以持治體分職者各急其所司不盡如論道者之意古今之治所以難也六卿中司馬掌邦政號爲尤重宋立樞密院掌軍國機務兵防邊備與中書省對持大政稱東西二府令出不相謀頗因以牴牾慶曆中用富鄭公張忠定公言始令宰相呂申公等兼樞密使然自二邊罷兵不相兼者垂八十年匪獨時事殊亦難其人矣平有明以政事歸六部初

用詞臣入閣典機務權地猶輕中葉以往由尙書入拜
遂爲真相然有明一代以大學士實兼尙書者惟高新
鄭一人甚哉其難也

國家立官監於前代緝熙繼照久道而化成比以西北絕
漠小醜不靖龔行

天伐旣已殲其戎人收西藏矣猶聚兵徼外務絕其根株我
白公先生方爲兵部尙書精明峻潔恪恭厥職戎政密
謀樞府是賴屬

新天子登極

特晉公大學士公念戎事孔嚴繕疏入辭

詔旨諄切不許

命公併領兵部事蓋數百年未有之殊遇也白麻始出朝野
胥慶以爲古今之治之所以難者公併而總之必得其
理道在於知人保無以軍興而妨吾知人之化者乎道
在於安民保無以軍興而妨吾安民之化者乎行吾道
不戾吾職急吾職不違吾道吾知舞干羽而格有苗文
德之化可翹領跂足而待也昔公撫吾江西修水利去
橫征以啟富庶立書院纂志乘以興教化養賢及民數
千里大治國與天下無二道其又奚疑粵稽成周之初
周公以太師召公以太保先後兼冢宰畢公以太師兼

司馬遂臻上泊伏處河濱聞公

新命踊躍其誠敬洗耳以聽成周之治先爲序以賀焉

禾川文會序

西江山水奇秀擅東南其鍾於人也亦魁殊峭拔孤行
仄出以文采成一家之說而不欲詭隨於他境之人其
盛衰之迹嘗得而攷焉三代以前南方去帝王之都蓋
遠雖有達者名不上聞漢以後風氣稍開然自徐孺子
以下至於劉遺民雷次宗諸君子率以清風高節相尙
未嘗以文字之末爭衡天下惟陶靖節一集稍流露
遂爲詩家大宗雖李杜王孟猶望而不能至意當日同
棲遲於潯陽廬阜之間足與陶氏並行而湮沒不彰者
固已多矣至宋始大盛至元益振至明而極宋有天下

三百年中間以文章稱大家者六人自蘇氏父子外數君子者皆西江也他如晏元獻李泰伯黃山谷二劉三孔以及平園象山誠齋澹菴須溪文山疊山諸公任舉一人皆足以爲天下宗師蓋中原文獻盡在是矣元興以范楊虞揭爲四大家而西江得其三獨仲弘爲閩產耳有明以制舉業取士吾撫吳公伯宗用廷試第一人開一代之先而吉安一郡繼起大魁者至十有二人他郡則猶無論嗚呼何其盛耶盛極必衰天道固然顧吾於盛衰之際獨有感也西江當吳楚之交其東爲揚其西爲荆東六郡山川清淑之氣磅礴融漚而萃於中者

則爲撫西六郡山川清淑之氣磅礴融滙而聚於中者
則爲吉故西江之盛也兩郡輒爲之先而後他郡環視
而起宋之文倡於歐陽公吉也而吾撫王曾諸公和之
元之文振於草廬邵菴撫也而龍劉諸君子奮於吉以
助之有明則兩州代興焉成弘以前盛於吉而解大紳
楊東里諸公啟其先隆萬以後盛於撫而陳艾章羅諸
君子持於後其盛也與國相終今西江之文就衰矣衰
極而必盛亦天之道也其將由吾兩州乎永新吉屬也
歲壬午韋齋張公來令茲土公故名冢子毅然以興起
斯文爲已任闢講堂與邑中學者討論文義明年具書

幣走千里詣撫延某經紀其事余既重張公有見於古
人化民成俗之大而又欲藉手以作兩州之合因得與
永新人士講究吾鄉文章盛衰之故蓋期年而風浸盛
所刻課義沛然可以復於古如周君滄際李君岸宗輩
二十餘人尤後來之秀也又明年諸君欲因其居相近
聲氣相洽者別爲一會共相濯磨以益副令君鼓舞之
意而問序於余因述西江文章之迹與其所由以盛衰
之故以見吾兩州之人之有係於西江者甚大而益歎
前人之勤如此爲其後者斯文之任咸有責也輒題會
冊之首以迎諸君之所甚盛而又以勉其勿衰